



艾芜

苍老的
爱情

苏童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短经典

Short
Classic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非外借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短经典

Short
Classic



苍老的爱情

苏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老的爱情/苏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经典)

ISBN 978-7-02-015548-4

I. ①苍…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60653号

选题策划 付如初
责任编辑 付如初 樊晓哲
装帧设计 刘 远
责任印制 任 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8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页3
版 次 2020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548-4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001

茅盾文学奖自1981年设立迄今,已近四十年。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获奖作品所涉作家近五十位,影响甚巨。其中获奖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占的比例接近百分之四十,几乎所有的获奖作家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过合作。这些作家大多在文坛耕耘多年,除了长篇小说之外,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短”体裁领域的创作也是成就斐然。

2013年,我们以全面反映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综合创作实力为宗旨,以艺术的眼光,遴选部分获奖作家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经典作品,编成集子,荟萃成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经典”丛书,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此次再版,我们在原丛书的基础上,增添了第九届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短经典”,一些作家的作品篇目也有所增删,旨在不断丰富丛书内容,让读者更加全面细致地了解这些作家的创作。相信该系列图书能够与我社的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系列一起,为您完整呈现一代又一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创作实绩、艺术品位和思想内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20年1月

目 录

001	桂花连锁集团
057	红桃Q
068	古巴刀
079	吹手向西
089	小偷
102	蝴蝶与棋
114	水鬼
124	白雪猪头
136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149	骑兵
167	食指是有用的
179	河流的秘密
185	露天电影
188	过去随谈
193	八百米故乡
198	苍老的爱情

- 200 南方是什么
- 207 沉默的人
- 210 沉默,然后看见

桂花连锁集团

塔镇盛产桂花，一些在桂花树下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掌握了与桂花交谈的诀窍，比如我本人。这事别人都不相信，不相信也罢，我现在不谈什么桂花，说的是一台装满桂花的手扶拖拉机的事。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将这台手扶拖拉机弄到池塘里去了。

001

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里装满了金色的桂花，它绕着松树塘转了好几个圈，一看就是晕头转向了。拖拉机手汗流浹背，对着秋天的太阳抓耳挠腮的，迷路的人总是这副愚蠢的样子。他迷路了。拖拉机手欠着身子看池塘，这有什么用？池塘从来不说话。我就站在路边，等着他来问路，可是他把我当成了一棵树，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哑巴。后来他看到了我，拖拉机突突地向我冲过来，那人操着浓重的外乡口音问我，小孩，香料厂往哪儿走？但是他问得太迟了。我决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我指着香料厂相反的方向，退回去，从池塘那边的小路绕出去，一会儿就到了！那是好多年前一个秋天的下午，就在松树塘边，我看着运桂花的拖拉机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心怦怦跳着，我预感到谎言总会产生什么后果。果

然，就在松树塘边，我看见拖拉机手突然惊叫了一声，那辆拖拉机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它先是跳起来，发出一种尖利的嘶鸣，然后便笨重地歪倒在池塘里了。我看见拖拉机手从池塘里仓皇地爬到岸上；这不算什么，更加令人难忘的场面是那些漂浮在池塘水面上的桂花。那些金黄色的桂花漂浮在水面上，全部复活了。它们以惊人的秩序和速度组成了花环的形状，山峰的形状，还有螺旋的形状，看上去美丽而大方。我听见那些桂花游泳划水的声音，而且它们在向我欢呼：干得好！干得好！

我当时是在放学的路上。我记得拖拉机手跪在池塘边，他的头发、衣领以及膝盖都在滴水。他咒骂着，用手在额角上抹了一下，然后注意到我仍然守在树下。我看见他向我张开右手手掌，就像一个悲哀的魔术师，他亮出了一只血红色的手掌。必须承认我是被那只手吓着了，所以我拔腿便跑。我慌慌张张地绕过松树塘向镇上跑去，我没有来得及向后面望上一眼。如果我发现我的堂兄曹建立正在向拖拉机手走近，我就会多一个心眼，对于拖拉机事件我将准备好一套说辞，来摆脱我的干系。可我的后背上就是没长眼睛，我没看见曹建立。谁能想到这个疏忽导致了我和曹建立多少年的不平等关系！后来在我们镇上，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诚实的说谎成癖的孩子，我把一辆手扶拖拉机骗到松树塘里去了。而一提起曹建立这个名字我便百感交集，曹建立是个多么好的孩子，他把受伤的拖拉机手带到了镇上的卫生院，然后怒气冲冲地赶到我家门口，当众揭露了我在松树塘边的恶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曹建立使用的那些并不恰当的措辞，

他说我是骗子，说我是条害人虫，说我给塔镇的人脸上抹黑，这也就罢了，他还说我祸国殃民，这就让我觉得他是乱扣“大帽子”了。所以我当时就气急败坏，冲上去咬下了他的一片耳朵——当然，曹建立缺了四分之一的耳朵日后成为我一生的罪证，让我感到无法摆脱的羞耻。

开宗明义，我感到羞耻。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羞耻，我一张嘴就说谎，我管不了自己的嘴巴。塔镇的乡亲们评论我说，那孩子聪明，就是没把聪明用到正道上。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说谎？你欺骗了人家，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你有好处吗？自松树塘事件发生以后多少人这么谴责过我，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总是哑口无言，是呀，我得到了什么好处，有什么狗屁好处给我呢？就像拖拉机里的新鲜桂花覆倒在池塘里，只有池塘里的鱼儿得到了实惠，我又不能把那些湿桂花吃到肚子里去，我不是很愚蠢吗？我每次说谎以后，都能意识到自己这种绝望可笑的处境，所以我面对那些责问者时抓耳挠腮，眼神躲躲闪闪，心里则暗自期望某个奇迹的发生：让这些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人舌头闪了吧，别让他们喷着唾沫星子来骂我，救救我，让这些人变成个哑巴吧。我的堂兄曹建立，羞辱我的口气比毛主席的口气还大。毛主席还提倡治病救人呢，他却说我如果改了说谎的毛病太阳会从西边出来！现在我还时常想起在塔镇的一个屈辱的日子，想起曹建立和另外一些同学围着我，他们的手指几乎戳到了我的鼻子上，说，你为什么要造谣，为什么说姚老师生了一个怪胎？人家的小宝宝那么可爱，那么健康，怎么就是怪胎了？你说，你

说呀，姚老师对你那么好，那么耐心，你凭什么造她的谣言？我记得那次我差点哭出声来，并不是出于忏悔之情，是一种无法申辩的痛苦让我热泪满面。我看见产后发胖的姚老师站在走廊上，身披一件桃红色的毛衣，白皙而丰润的脸上也满是泪痕。这个伤心过度的数学教师一定在后悔她对我曾经付出的爱，她预言我以后在数学领域会成为像陈景润一样的大人物；她还在课堂上劝告别的同学，不要抓住我的一些缺点不放，看人要看主流和大方向。可是什么是我的主流，什么又是我的大方向呢？她一定在后悔女人盲目的仁慈和乐观了。我记得那天塔镇弥漫着桂花的清香，他们就在桂花的香味中按部就班地审问我。审问没有结果，我始终保持沉默，但终于泪流满面。他们有点疑惑，一方面我的泪水代表了某种悔过之意，另一方面我的眼神却坚如磐石。以后还造谣不造谣了？曹建立看着我，又看看走廊上的姚老师，说，还不快去向姚老师道歉？我没有动。曹建立就推我，说，去呀，这次对你宽大处理，以后你再造老师的谣，哼——我还是挺坐在椅子上，我就是不愿意听从曹建立的摆布，而且我的眼泪很快就干了。曹建立这种拉拉扯扯的举动不仅没有制服我，反而引起我新的冲动。我突然推开曹建立，我没有造谣！我用接近挑衅的语调向他们怒吼起来，没有就是没有，你们说我造谣有什么证据？然后我就逃走了。我跑过走廊的时候，注意到姚老师伸出一只手，似乎要抓住我，但我像一匹红鬃烈马一样从她身边飞驰而过。她没有抓住我，身上披着的毛衣却落在了地上。那是一个特殊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不仅说谎，而且对谎言矢口否认。塔镇的桂花因此

散发出无比悲哀的香气,纷纷从树枝上摇落在地。那年秋天塔镇桂花严重歉收,我怀疑桂花也像塔镇人一样,对我充满了偏见,就连桂花也要把歉收的责任记在我的账上。

他们一直要求我重新做人,同时一丝不苟地把我的恶行记录在案。看看我从小学到中学再到供销社的档案吧,学习成绩优良,工作表现也积极,问题都出在思想品德方面。该同学(同志)——他们无一例外地指出我的致命缺点——不诚实,撒谎成癖。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故作深刻,说我愚弄了别人也愚弄了自己。我还记得当我二十岁那年离开塔镇的时候,曹建立受组织委托来为我送行。在我欢天喜地跳上开往大城市的长途汽车时,曹建立的脑袋伸进车窗,对我说,到了大城市,以前的毛病得好好改了。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没有别的污点,就是说谎呀。我仍然否认,我说,你他妈才说谎,我从来不说谎。曹建立这时候就把脑袋小心地转了半个圈,将他残缺的左耳朵对着我的视线。他非常狡诈地向我挤着眼睛,看看我的耳朵,说,以后说谎的时候就想想我的耳朵,想想我为了挽救你,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为塔镇贩运和出售桂花。

改革开放在塔镇那种地方更多的是刷在供销社墙上的标语口号,这么神圣壮观的浪潮在我现在居住的大城市中才具备滚烫的温度。我在天城为塔镇贩运和出售桂花已经好多年了,不管我在塔镇的父老乡亲是否承认,我现在就代表着塔镇的桂花,甚至代表着塔镇。每年深秋季节,我在天城的环城公路上,迎接来自家乡的一年一度的桂花,几个笨头

笨脑的不辨方位的塔镇司机在我的引导下,将塔镇著名的桂花一车一车地运进大城市。浓烈的桂花香再次提醒我,我的命运就是桂花,桂花就是我的命运。而我从司机们注视我的眼神中发现,这么多年来,我仍然是他们关注的人物。六骗子,让我们看看你的能耐吧;六骗子,把你的聪明用在正道上吧;六骗子,用桂花的荣耀来洗清你的耻辱吧。

一个大城市需要多少桂花?这儿的化工厂、牙膏厂、食品加工厂、糖果厂、冷饮厂一年需要多少桂花?这本是桂花树自己的事务,可是桂花树没脑子,光顾生产不管销售,麻烦事都推到了我的身上。我二十岁那年开始在天城地区奔波,手里提着一个装满桂花的塑料袋,嘴里摇晃着三寸不烂之舌——多少人的鼻子检测了塔镇桂花的香气!我问,香不香?人人都说,香,确实是香。我说,不是一般的香,是天下第一香,现在让你们免费闻,以后就轮不到你们闻了,以后特供中南海,级别低一点的中央领导都不一定能闻到!刚到天城的时候,我和桂花对这个城市都是个悬念。邻居家是一对母子,小男孩在空地上骑三轮车,年轻的母亲倚靠在墙上,一边打毛线,一边看管着小男孩。第一次小男孩问他母亲,那人是干什么的?他母亲说,是租张大爷房子的房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第二次小男孩问他母亲,那人手里拿的是什么?很香!年轻的母亲吸紧鼻子嗅了嗅,装得见多识广的样子:桂花,那人是个卖桂花的。后来那男孩看见我就大叫一声,卖桂花的,你为什么要卖桂花呀?对一个孩子,我没什么可吹的,我就对他说,我们塔镇穷,什么都没有,就有桂花,别人都卖这卖那的,我们只能卖桂花。孩子对我难得的坦诚却

不领情，你骗人！他瞪大了城里孩子常见的警惕的眼睛，说，桂花又不能玩又不能吃，没人要买你的桂花！我说，怎么没人买，我们塔镇的桂花，天下第一香呀。我就掏出一把桂花放到孩子鼻子下让他闻，没想到孩子让桂花香冲了一个大跟头，从小三轮车上摔到了地上——有人讥笑我了，说我利用一切机会为塔镇桂花做广告，我发誓这是真事。那孩子的母亲后来看见我就紧张，说，卖桂花的，你离孩子远点！

卖桂花的。这行当使我在天城的街道上显得形迹可疑，这怪不得塑料袋里的桂花，也怪不得塔镇的领导，我这一生本来也很可疑。那年头好多外地人在天城走街串巷，温州人推销他们的皮鞋，泰兴人推销他们的麻将，皖南人沿街叫卖黄山茶叶，我卖的就是塔镇的桂花，天下第一香。可是人家对“天下第一香”不感兴趣，泰兴人用两副麻将牌从温州小贩手上换来了一双皮鞋。我的鞋子走烂了，提着一大袋桂花找到温州人那里，那家伙竟然对我说，不换，我要桂花有什么用？桂花换皮鞋，亏你想得出来，你怎么不去扫一堆树叶来跟我换皮鞋？你们听听这些利欲熏心的小人是怎么看待塔镇桂花的，要说屈辱，我受到的最大屈辱就是这个桂花换皮鞋的屈辱。当时我就发誓，哪怕我光着脚也不找温州鞋贩了，谁的东西更珍贵，谁说也不算，以后让商品经济来评判，以后哪怕你这温州鞋贩拿着美元来抢购塔镇桂花，也休想拿走我一撮桂花末子！

打江山的日子一言难尽。创业的艰难让劳动模范去说，我懒得去说它。那些塔镇的乡亲们最想知道的还是大骗子如何将聪明用在正道上了。我在天城的生活其实也是以说

谎为主,但是由于角色的变迁,你推销桂花,即使你把桂花说成是梅花或者桃花也没有人再计较,买卖就是那么简单,结果反正是两种,成交,或者不成交。你诚实没用,你说谎——也没用。刚到天城时我经常面对着满屋子的桂花发慌。我问这些被晒干了的香喷喷的桂花,说,怎么能把你们都卖掉?一屋子桂花齐声回答,说谎,说谎,把我们都卖光!不骗你,我确实听见了桂花的声音,我感觉到桂花对我的成见比我堂哥曹建立还要深。它们自以为了解我,逼迫我把它们都卖光,说到底是让我将功赎罪。我听懂了桂花喧闹背后的潜台词:你不是谎言专家吗,现在用你的谎言去为塔镇创造财富吧!

我是在远离了塔镇以后,才对自己的品行进行反思的。在天城,人们干什么都唯利是图,他们才不关注一个桂花推销员的品行呢,冷落一个人的谎言有时比忽略一个人的美德更加令人扫兴,我体会过这种心情。我的房东租房给我的时候,问我是不是单身,我看出他的意思是不喜欢单身汉,就说我结婚了。他说结婚了好,结过婚的比较安定。没几天,我在房东的煤气炉上煮面条的时候,房东过来与我搭讪,说,你妻子什么时候过来?过来就好了,能好好吃饭了。我脱口而出,我单身,就这么吃饭。我当然立刻回想起那个小小的谎言,我以为他会指出我说谎的事实,但是这个衣冠楚楚的退休工会干部只是抹了一下衣袖,慈祥地微笑着问我,那你什么时候结婚呀?有没有对象,要不要我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个?我也不客气,说要,要啊。结果你猜怎么样,他立刻就往厨房外面走,说他要去做衣服,介绍对象的事情以后再说,以

后再说。

这里是大城市，与塔镇风气不同，我难以判断这城乡差别对我是福音还是不测。就拿我的房东老张来说，他的宽容与刻板同样让我措手不及。举个例子，他说他有高血压，我就即兴地编了一套谎话，让他拿一些桂花就着红糖水喝下去。结果他拿了个篮子进了我的仓库，足足装了有四五斤桂花走，他根本就不考虑我的偏方是否有科学道理。后来我发现他老伴每天用这些桂花做桂花圆子当早餐，这不去说它，几天后他来要房租，我那会儿非常拮据，关着门装睡觉。那老头，他就站在外面敲了半小时的门！是我面子上先下不去了，对他嚷嚷道，不是告诉你迟两天缴吗，你怎么能这样敲门？这下老头恼火了，他说，我不这样敲你还在装死，没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说话不算话，定好了今天缴房租，怎么可以言而无信！我几乎是出于惯性，对着门外说，等到后天我就有钱了，我多给你五十怎么样？老头在外面先是发出一声冷笑，然后是更加愤怒的敲门声，你还在骗我？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个骗子！乡巴佬跑到大码头来骗人，哼，你小心我去派出所，小心让公安把你铐走！

我从塔镇那样封闭而保守的小地方来，到了大城市是准备接受别人再教育的，可我从来没想到会遇见老张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你看他是怎么对待我的谎言的，事不关己他就高高挂起，可是为了一百块钱房租，听听他是怎么威胁我的！我当时就明白这些大地方人是怎么回事了；我当时就明白了，天城的这个房东，比塔镇的堂兄曹建立可恶了一百倍。

塔镇的领导决定在天城设立桂花办事处,是我到天城创业第三年的事。发展是个硬道理。科技要发展,教育要发展,第三产业要发展,桂花业当然也要发展。卖豆腐的都在天城街头挂牌了,塔镇的桂花为什么不能挂牌呢?挂牌之前我已经得知自己的职务是办事处副主任了,领导正在研究,派谁来当这个正主任。我没有什么牢骚,我有自知之明。领导暗示我,让我当办事处副主任已经顶了很大的压力了。我相信他们有压力,我相信这两年我对桂花的贡献并不能改变我在塔镇人心目中的形象。他们会说,卖桂花是卖桂花,狗改不了吃屎,那家伙反正不是个好东西。

我没有想到他们派曹建立来。有一天,我正忙着粉刷办事处的简易房,看见窗外有个人的脑袋一晃一晃的。我眼尖,一下就看见了那只残缺了四分之一的耳朵,我差点就从梯子上摔下来。只有我自己了解曹建立的出现对我的打击是多么沉重。我听见曹建立在外面喊我的名字,我不敢答应,只是孤立无援地看着墙角里堆放的桂花。那些桂花现在对我很有感情,它们直着嗓子叫起来,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不要也得要呀,他来了。然后我看见曹建立风尘仆仆地闯了进来,我听见我的桂花一齐冲着他嚷嚷起来,走开,走开,走开!我过去把桂花码放整齐,安抚了它们的反抗情绪。我说,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你们要尊重他。桂花又齐声反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有点不耐烦了,向它们踹了一脚,说,没有什么为什么,他诚实,我爱说谎!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曹建立后来告诉别人我的脑子出了问题,说我经常一个